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拉美研究报告

2012年第6期（总第6期）

拉美百年盛衰：外需的作用与局限

郑秉文 岳云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ILA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



《拉美研究报告》

出刊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坚持“三大强院战略”（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着力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科研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

在实施创新工程过程中，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学术观念、选题、研究方法、组织形式、人员配置等多方面入手，全力推进对当代拉美经济社会及中拉关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已陆续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实现了创新工程的良好开局。《拉美研究报告》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适时发布本所研究动态、传播相关研究成果、扩大学术影响力、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拉美研究报告》是本所实施创新工程的主要内部信息载体，以力求时效、简明为基本目标。其所载内容、所体现的观点均为研究者本人及其团队的初步分析和意见，欢迎读者予以反馈和指正。

拉美百年盛衰：外需的作用与局限

郑秉文 岳云霞

内容提要

百年来，拉美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外向—内向—外向”的钟摆式变化。外需在客观上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增长质量也具有一定消极影响：“出口—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经济增长”的传导不畅，外需并未成为增长的内生动力；经济质量改进难以实现，在“外需—经济数量增长”与“出口升级—经济质量改进”的传导中出现断链；出口产品结构缺乏升级动力，经济增长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和影响。拉美的经验教训显示，外需的经济刺激作用须辅以畅通的“外需—内需”传导机制，应配合以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应对出口结构不断升级，经济转型要及时果断。

19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陆续踏上了现代化之路。尔后的百余年内，该地区既曾创造出20世纪中期经济快速增长的“拉美奇迹”，也曾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典型案例。尤其是人们开始注意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拉美不断卷入危机的窘境之中：80年代陷入“失去的十年”，90年代落入“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直至2004年，在全球初级产品价格高企的推动下，其经济才再度恢复活力：2002年增长率为0.5%，2003年1.8%，2004年5.8%，2005年4.6%，2006年5.6%，2007年5.6%，2008年4.0%，2009年-2.0%，2010年5.9%，2011年4.3%。

回顾百年盛衰历史，不难看出，拉美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外向—内向—外向”的钟摆式变化——尽管大

多数国家保持着对出口的宽容与鼓励。那么，如何看待外需与增长的关系？如何评价拉美增长方式的三个阶段和两次转型？中国应如何看待拉美的经验教训？

分析：成也“外需”， 败也“外需”

由于拉美是最早走向世界的地区之一，多数国家依次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大约是1850年~20世纪3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7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考察拉美经济发展的这三个模式中可发现：其一，尽管各阶段经济增长的倚重点有着本质性区别，对外开放的政策也存在差异，然而外需始终在各国经济中占据相

对重要的地位，并成为拉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二，外需对拉美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改进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例如，它加大了增长的波动性，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其三，国际分工地位相对固化，经济和产业升级在拉美受到制约，经济增长潜力相对有限，由此成为拉美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百年来外需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外需在拉美经济增长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其地位集中体现为经济总量中不断上升的出口比例与贡献率：在第一阶段即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下，拉美国家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1850~1912年，该地区出口年均增长3.9%，在GDP中所占比重为10%~25%；在第二阶段即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拉美主要国家的出口由初级产品逐渐向工业制成品过渡，制成品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接近20%，这不仅支撑了经济模式自身的发展，而且为产业成长提供了空间；在第三阶段即新型出口导向模式下，拉美优先发展出口产品生产，并以此带动整体经济。1980~2011年，拉美地区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9%，在GDP中的平均比重约为2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断提升，由20世纪70年代的15.1%、80年代的19.1%、90年代的22.6%，升至2000年至今的28.6%。外需已经成为拉美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第二，外需加大了拉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

在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时期，地区

经济受益于有利的国际市场环境，例如，1900~1913年的GDP增长率达到4.1%，高于同期发达国家2.2%的平均水平；但同时，国际市场环境的逆转也曾“拖累”经济，例如，“大萧条”对地区经济的负面影响持续达20年之久。进口替代工业化初期，拉美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战后繁荣，成功推行“促进出口”和“出口多样化”等战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客观上促成了年均6.5%的增长“奇迹”（世界平均为4.9%）；但1974年后，外需不振也是各国被迫举债的诱因之一，最终使其被迫转型。在新型出口导向时期，出口与拉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渐强，外部冲击的效应更加显著。20世纪90年代前后发生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经济动荡，无一例外地重创了拉美经济，使其长期徘徊于低增长中；2003~2008年，初级产品国际需求旺盛又促成了地区经济的繁荣；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致使拉美经济再次出现波动。

第三，外需对拉美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消极影响。

与其对GDP数量增加的正向促进不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质量改进有着较为复杂的作用。在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出口曾直接或间接促进了拉美制造业的成长。但在第三阶段，拉美依据比较优势原则，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在进口替代时期形成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遭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这种贸易结构在客观上促成了相对固态的产业分布，使制造业出现萎缩态势，其产值在GDP占比中由

1980年的28.8%逐步降为1990年的27.5%和2001年的16.7%，到2010年最终降至14.3%。

评论：“外需”与“增长质量” 传导的断裂

虽然外需在拉美百年来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它既没有像东亚那样引致高速增长，也没像东亚领先国家那样踏进高收入行列，南美大陆（只有乌拉圭和智利于2011年人均GDP刚进入高收入的门槛）整体上还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是因为，外需在拉美经济传导中存在阻隔，影响了增长的溢出效应，割裂了增长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这种阻隔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拉美出口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以下缺陷，从而无法为增长的质量改进提供必要的环境。这些缺陷可归纳为“外需”与“增长质量”的传导出现断裂，具体表现有三：

第一，外生动力内在化存在传导障碍。

在经济机制运行正常的体系中，“出口—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经济增长”的传导链条会使外需对增长的推动内生，促进经济及相关部门的发展。收入分配相对公平或偏向贫困群体时，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有助于上述传导实现，但历史等原因造成拉美的收入分配长期具有两极分化的特色。目前，地区各国的基尼系数仍高于0.4，多半国家收入分配“高度不平均”，其余国家收入“差距偏大”。受此影响，拉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出口带来的收入增长对内需的刺激效果有限，不利于扩大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二，经济质量改进难以实现。

由于出口结构的高度集中性，拉美“出口福利”仅限于少数行业和地区，这便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进而导致地区贫困问题长期突出。换言之，“外需”与“减困”之间传导不畅，出口不能为减困作出应有贡献，例如，本世纪初贫困发生率曾一度高达44%，有的国家超过50%，即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在2010年，拉美贫困发生率仍高达30.4%，是全球贫困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贫困群体庞大必然导致有效内需不振，抑制国内市场的发育，无法为制造业提供必要的需求规模，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时，对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社会平衡相对脆弱，难以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进而在“外需—经济数量增长”与“出口升级—经济质量改进”之间出现传导断链，无法实现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第三，出口产品结构缺乏升级动力。

长期以来，拉美大部分国家出口商品集中于初级产品，例如，早在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时期，拉美就形成了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高度集中的出口结构；1965年以后，制成品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初级产品始终占有40%以上的份额；2003年以来，拉美经济进入快车道，但其初级产品占比却重新回到50%以上。拉美初级产品在世界市场中具有一定的支配力（2010年的全球市场份额为10.5%），且具有低需求弹性的特质，这种出口产品结构使该地区在长期处于“依附”地位，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和影响。

总结：对中国的四点启示

纵观现代化以来拉美的经济发展历程，成也“外需”，败也“外需”，这便是出口对拉美经济增长产生的双重效应。或言，外需既是增长引擎，也是质量引擎。当前中国经济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认清外需的双重效应和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这是拉美百年盛衰对中国的重要启示。

首先，外需的经济刺激作用需辅以畅通的“外需—内需”传导机制。

在开放经济中，外需与内需均为增长动力，二者存在有机关联。通过“收入—消费”效应将外需带来的经济增长转化为内生动力，将有助于扩大外需的积极影响，消除其外部风险有可能带来的弊端。否则，如果收入不公和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外需—内需”传导机制不畅，经济增长的质量改进也必将受到极大影响。

其次，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应配以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予以纠偏。

在经济体系内，出口对经济形成直接推力，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增强了国民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使得一国更易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在社会体系内，作为外生变量，出口对“发展”形成间接推力，有益于社会“发展”，但却无法直接消除或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甚至可能激化原有问题。因此，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重出口、重市场的同时，必须进行适当的政策干预，尤其是

社会政策，以消除原有的结构性缺陷。

再次，实现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撑须对出口不断升级。

拉美以初级产品为主导的贸易结构逐渐显示出与增长的不适应，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表现为贸易逆差的常态化；在新型出口导向时期则体现为对经济增长质量改进的不利影响。因此，为防止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应结合国内外资源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对出口结构加以调整，降低商品的集中度，规避单一出口结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在条件允许时，更应该通过政策干预，打破资源性产品出口的产销循环和利益链条，促进出口结构升级。

最后，经济转型要及时和果断。

拉美地区经历的三个阶段和两次转型都源于外部压力，外需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激化是主要原因之一。问题在于，拉美的转型具有相当的滞后性：第一次转型延迟了至少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1935年左右）；第二次转型延迟了近40年（战后至80年代中期），由此，在20世纪50年代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十分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拉美国家与之擦肩而过，而拉美就是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落后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之，南美大陆一直未能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升至高收入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外需、增长和发展的长期冲突，归咎为没有适时和果断地调整发展模式，从而无法避免由于矛盾激化而造成的经济损耗。

作者简介

郑秉文，男，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曾在法国做过访问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欧洲所工作，现在近 10 所大学任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

岳云霞，女，经济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综合理论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拉美经济、中拉经济关系。

拉丁美洲研究所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于 1961 年 7 月 4 日，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64 年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1981 年 1 月起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建制。

拉丁美洲研究所是国内长期从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综合性研究的大型专业机构，研究领域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文化以及该地区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并为此设有经济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社会文化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综合理论研究室（马克思主义与拉美问题研究室）。该所还设有《拉丁美洲研究》杂志编辑部、文献信息室及行政办公室。

拉美研究报告（2012年第6期）

● 内容提要

百年来，拉美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外向—内向—外向”的钟摆式变化。外需在客观上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增长质量也具有一定消极影响：“出口—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经济增长”的传导不畅，外需并未成为增长的内生动力；经济质量改进难以实现，在“外需—经济数量增长”与“出口升级—经济质量改进”的传导中出现断链；出口产品结构缺乏升级动力，经济增长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和影响。拉美的经验教训显示，外需的经济刺激作用须辅以畅通的“外需—内需”传导机制，应配合以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应对出口结构不断升级，经济转型要及时果断。

拉美研究报告

主 编：郑秉文

学术秘书：刘东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东院

邮 编：100007

电 话：010-64039022

传 真：010-64014011

编 校：知识产权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排 版：智兴设计室·张国仓

印制时间：2012年8月28日